

這一日

雙城記 何冀平

3月27日，世界戲劇日，我在戲劇中過度。在西九文化戲曲中心觀看中國歌劇舞劇院演出的舞劇《趙氏孤兒》。

世界戲劇日，是國際戲劇協會在1961年發起的全球戲劇日，慣例是邀請一位資深戲劇人，分享對戲劇的思考。香港也選擇在這一日，邀請帶團來港的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馮俐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行專題講座，題為《講好中國故事 提升文化原創力》。講座結合創作實踐和具體案例，圍繞戲劇創作中的題材選擇、情感表達和藝術呈現等展開分享，介紹了如何在當代表達中轉化傳統文化資源，受到與會者歡迎。

舞劇《趙氏孤兒》首演於2015年，這台劇演出已經11年，主演程嬰的舞蹈演員胡陽當年24歲，如今已為人父，他演得舞得真好，他的同台夥伴們也都好。這個故事已很熟悉，有過戲曲、話劇、音樂劇，但舞劇怎樣講述一個挽救孤兒、忠義春秋的複雜故事，有難度。大幕開啟，鮮紅底色中一個大大的「孤」字，敘事結構簡練，將16年的復仇故事壓縮到兩天，分為上下兩篇。舞劇情感衝突不能靠語言，全靠舞蹈形體，用舞蹈語言肢體動作，外化人物內心變化。

舞台設計採用寫意風格，以黑、

白、紅三種色調形成對比，強化氛圍，舞蹈運用中國古典舞的擰、傾、圓、曲身法，結合現代藝術手段表達情感，視覺突出，紅色灑落落地綻開為紅網，象徵嬰兒鮮血和血的紀錄，具視覺衝擊力。類似象徵式的詩意展示還有多處，配合獨舞雙人舞群舞，造成衝擊力；音樂是西樂配合古箏、編鐘、古琴增強古典韻味，整場演出精彩，香港觀眾多是第一次觀看，投以熱烈掌聲。

當下電影市場低迷，舞台戲劇顯示出獨特的核心魅力，雖然戲劇的票價是電影的八至十倍之多，但人們還是會選擇走進劇場。美國演員、戲劇製作人威廉·達福在獻辭中說：「在於即時共用的創演體驗，或許有既定的編排與設計，卻永遠獨一無二，精彩在每一場都是全新不可複製。」這種驚喜，源於全神貫注的投入、源於雙向互動的共鳴，更源於在表演與回應的迴圈中台上台下自然凝聚成的共同體。

戲劇，一部作品往往耗時數年雕琢打磨，演期能達數百年。在所有文學形式中，戲劇是唯一一人與一人面對面的現場交流，當下人們把自己封鎖在彼此割裂的小空間，孤立孤獨，每日與手機電腦相伴，逐漸形成與人隔絕的狀況，而戲劇對於我們理解自我、認識世界，更為重要了。

終於動土開工

此山中 鄧達智

從買地，入紙申請，中間經歷不算繁複，只是望不到頭的等待增添層層愁緒，形成心口一塊不大不小的頂心杉，唯一念頭是除之而後快。

9年後，一個接一個程序次序通過，最終郵差先生送來我家一紙叫人幾乎激動流涕的開工紙，忽爾「天光晒」。立即聯絡承建商擇日動土，開工大吉。

一般市民都普遍認為「丁屋」這回事乃政府優惠「原居民」，整棟700平方呎，樓高三層27呎村屋，完全免費讓原居民予取予求。每次被問及此類愚蠢問題，筆者已熟習應對，笑着回答：花園洋房何止一套？每丁間開咗三四套，包裝修、日後維修呢……

所謂丁屋權，始自1972年12月，正式名稱「新界小型屋宇政策」，1898年前已落戶新界，父系為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姓原居民及往後子孫，可申請於原村範圍內蓋建如上述高矮尺寸的丁屋。如果好運，數十年前還可申請官地。一般情況，尤其我族所屬，近千年歷史且人口眾多，村界之內以祖堂不賣地居多，99%需購買私人擁有的合法屋地，使用自身丁權申請蓋建，無論屋地或建築費用皆不菲，且批

核需時，一般情況8年以上至十數年不等，好些申請個案未通過前，申請人因病或老弱已離世。

何解出現丁權及丁屋政策？

1960年代，英國管治時見香港發展、起飛勢頭，為發展商與擁有龐大數量農地的原居民直接商討，於是推出政策：原屋地才可建屋，原農地只可農耕，禁止原居民自由買賣及發展土地。過去村民隨人口增長於農地蓋建房屋自住，以上政策迫使拆卸百年古屋，重建爭取居住空間。新界過去老村幾乎全部有百年至數百年歷史，明清兩朝青磚老屋因此幾乎被全部拆毀。

不少人不明所以，曾經質問原居民何解不尊重？為何不維護古建築？其實罪魁禍首源自英國管治時期政策。

動土儀式前一天，下過一陣春雨。拜祭天地四角那日和風吹過，希望是個好勢頭，莫辜負如此長期的等待。



申請長達九年、過程繁複，丁屋獲批開工紙終於擇日動土開工。作者供圖

我的女神張曼玉(一)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我看電影不多，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喜歡看電影，而且偏向選擇觀看一些劇情片。還記得小時候，一位哥哥請我到戲院看戲。因為當年年紀小，其實就算有零用錢也不會去看電影，只會用來買零食，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像我一樣，所以很開心可以走進電影院。

就是那一次機會，我首次看到張曼玉主演的電影《玫瑰的故事》。我相信一般人都不太喜歡這類文藝片，因為覺得可能劇情比較沉悶，但我就偏愛這一類。從此以後，我對於張曼玉所主演的電影特別有興趣。之後去到加拿大生活，我也看了她多部精彩的電影，包括《愛在別鄉的季節》，故事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住在內地的對夫婦，因為很希望可以移民到美國，所以用盡方法裝備自己，結果得償所願。飾演張曼玉老公的梁家輝，帶着孩子留在內地生活，就讓太太先到美國工作，然後再申請他們過去。

但一個女子去到別的地方，遇上任何問題都沒人能幫助，而且人生路不熟，偏偏遇上一些壞人等等事件……自此之後，這個女人患上精神病，最後還親手殺死自己的老公，悲劇收場。而張曼玉憑着這套電影曾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除此之外，便是張曼玉的《人在紐約》。電影講述3位女主角移民到紐約的故事，除張曼玉之外，還有張艾嘉及斯琴高娃主演。3個女性雖然有着不同的事業，但在感情上往往走得不順利，但3個不同背景的人，最後成為好朋友，互相扶持及鼓勵。可能你會說，我看的電影題材真是比較偏向沉悶，但我很喜歡探討人的生活及感情世界的電影。所以，由小時候開始便鎖定張曼玉這位演技精湛的演員成為自己欣賞的偶像。其實已有一陣子沒有她的消息，久不久會想起這個藝人時，唯有拿她主演的電影來重溫，以上提到的3部電影，我已看過不下30次。

最近終於看到她活躍起來。下一次，同大家分享她電影以外參與綜藝節目的另一面，相信你也會喜歡她。（待續）

接地氣的南京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相隔十年，重訪曾經熟悉的上海，又順道去了心儀已久的南京，除了參觀遊覽外，不自覺地觀察起當地的民生民情。

香港人到內地旅遊消費，往往關心性價比，但這些年來，內地的城建措施和城市風貌、人的見識和視野都有很大變化，衣食住行上的待客禮儀和服務都接近國際水平，加上選擇多，豐儉由人，如果在非旺季時間前往，大可不必參加趕鴨子式的旅行團。自由安全又便利，感覺更舒適。不僅僅是性價比問題了。

上海和南京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要的古城，相距不到一個半小時的高鐵車程，但在生活消費上，南京更具性價比，14條地鐵線縱橫交錯，可直達各熱門打卡點。如果說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是開放的一線城市，摩登、時尚，生活節奏快，都市感極強；作為江蘇省會城市的南京卻有「六朝古都」聲名青書，歷史文化悠遠厚重，包容而安逸，溫婉而大氣。

江蘇是中國經濟大省，GDP長期僅次於榜首的廣東，去年更以14.24萬億元逼近廣東的14.58萬億元，遠遠拋離毗連的浙江9.45萬億元（第4名）；而在常住人口排名上，江蘇又以8,515萬人排第4位，去年選出現首次人口負增長。所以，南京的物價比上海便宜一半，煙火氣十足。

中國人有句諺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指的是江浙兩省的蘇州和杭州，兩城也成為文人墨客必到之地，蘇州以精緻的園林和如畫的水鄉聞名；杭州則以西湖美景和錢塘江風光著稱，呈現的是江南的柔美和婉約。也被歸為江南的南京在地理上卻地跨長江兩岸，三分之二在江南，三分之一在江北。相比較下，她的氣質偏北方，柔中帶剛，蒼涼深情，連這裏的法國梧桐樹也比上海的挺拔魁梧、枝繁葉茂，甚是壯觀。據說，上海人會為梧桐樹打頂修枝，但修着修着，就長不高了。南京人很少修枝剪葉，她的梧桐大道就顯得氣勢磅礴。

南京人的性格也兼具了北方人的豪爽和南方人的細膩，開朗而真誠，更樂於助人。坐的士下車時，司機總留下一句溫馨的叮嚀：「你慢走，別落下東西。」

在南京入住或進食，工作人員總有商有量，人不多時，還會聊聊家常。令我們意外的是，南京每道菜的份量都很厚重。臨臨當晚，我們走進火車站附近一家「老南京」風味的中端餐廳，因為是最後的晚餐，特別點了一個180元的雙人套餐，有鹽水鴨、蟹粉獅子頭、燻豆腐、水煮魚片等六道菜，外加一個由魚卵、鮮魷等煙燻的特色菜，沒想到，每道菜的份量特別多，我們大快朵頤一頓，也才吃了三分之一。面對過多的「廚餘」，有點犯罪感，只好全部打包回上海，也帶回她的煙火氣。（滬寧行之六·完）

《白日提燈》

細說星光 叢仁

一輪劇荒後，《白日提燈》終於登台，同期上線的還有魏哲鳴與鄭合惠子主演的都市甜寵劇《你是遲來的歡喜》、白宇與章若楠的《冬去春來》，加上還有劇迷未看完的《逐玉》和《你好1983》，算是有點熱鬧氣氛。

同是古裝賽道，自然有不少人拿《白日提燈》與《逐玉》來作比較，兩套同樣是近期較熱門的古裝劇，《白日提燈》屬典型的「S+級」工業糖精產品。迪麗熱巴的鬼王造型與電影級特效（如第一集的紙錢化蝶）確實驚艷，站內熱度破26,000，也說明了其流量實力。在整體投資上，《逐玉》被業內估計，總投資約為4億元人民幣（40集），屬於標準的「S+級別」預算。《白日提燈》未有官方公開具體數字，但根據其製作班底，如《流浪地球》特效團隊、1,900個電影級特效鏡頭、大規模實景搭建（如26米高的歸墟城），加上頂級片酬推算，實際製作成本應該超過《逐玉》，媒體笑稱為「鈔能力」劇組。

《逐玉》以4億元人民幣成本獲得約8億元人民幣的綜合收益，可稱為「高性價比爆款」，有說是「窮養演員富養劇」，據稱張凌赫片酬350萬元人民幣，田曦薇約300萬元人民幣。《白日提燈》雖然熱度破紀錄，但高成本並未立時轉化為口碑。觀眾批評「濾鏡開太強」、「節奏太慢」，會否像《逐玉》般高開低收？始終覺得某種程度上「過度依賴技術包裝」總會後遺症，「既要頂流也要特效」，實際燒錢程度可能更高。

演員方面，無可否認迪麗熱巴一定是劇中最「預飛」的演員，據聞她的片酬大概800

萬元人民幣，相對盛傳最高峰的2,240萬元人民幣自然有差距，她在2025年的年度收入約為1.5億元人民幣，2025年沒有她的劇作上架，主要收入來源分散在商業代言與時尚合作，影視片酬佔比相對縮小。目前她手握Dior全球大使、MIKIMOTO全球代言人等約30個合約，是「90後」花中高奢資源最穩固的藝人之一。

選陳飛宇擔男主角，不是「亂點鴛鴦譜」，而是製作方基於顏值匹配度、流量變現力、製作成本三者之間找到的最優選擇。陳飛宇2017年憑《秘果》正式出道，代表作包括劇集《將夜》《點燃我，溫暖你》及電影《最好的我們》。在《白日提燈》中，他飾演的表面意氣風發、戰功赫赫的邊關少將軍段胥，實則背負着家族滅門血海深仇，自幼被敵國培養成冷血死士，內心深處是腹黑隱忍的復仇者。他與迪麗熱巴飾演的鬼王賀思慕，因家族遺物「破妄劍」被迫締結五感互通契約。在他們兩人的相處中，賀思慕藉他的感官體驗兩人（視覺、味覺等），段胥也需代鬼王承受痛感與生命力消耗。劇情就在這種「共享感官」的聯動下發展。《逐玉》已經收官，《白日提燈》仍在追播中，劇迷可自行評價兩劇的優劣。



《白日提燈》劇照 作者供圖

清明憶取無名者

百家廊 若荷

又是一年清明，細雨紛紛，心緒也跟着沉下去。

趁半響空閒，又看了一遍電影《無名》。影片不喧鬧、不煽情，而是壓抑、沉重，始終裹着一種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氛圍，透着寒意。那是一段不能忘記的歷史。它沒有描繪轟轟烈烈的正面戰場，而是把目光投向暗潮湧動、步步驚心的隱秘戰線。

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舊上海。一邊是霓虹閃爍的十里洋場，一邊是人心惶惶的亂世浮沉。各方勢力盤旋，身份撲朔迷離，一句話、一個眼神，都可能關乎生死。在這樣的環境裏，有人堅守、有人搖擺、有人就此沉淪、有人以生命照亮前路，讓我們真切體會到，什麼是在刀尖上行走、時刻面臨身份暴露的險境。

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耀眼的榮光，以生命守護心中的信仰。梁朝偉飾演的何主任，身處汪偽政權核心，表面談笑自若，鎮定如常。可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潛伏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面對生死考驗，他只為家國大義，在黑暗中悄然布局，在危境裏傳遞消息，用自己的方式，守護這片風雨飄搖的山河。

王一博飾演的葉先生，年輕、銳利，乍一看，還以為他苟且偷生、依附敵營，卻不知也同樣身負使命。他有不能言說的孤獨，不能軟弱、不能聲張、不能對親近的人表

露真心。他隱去姓名，將自己磨成刀鋒，在複雜的關係裏周旋，在危險的邊緣試探，把熱血藏在冰冷的外表之下，衣冠楚楚，內心卻恨透了殘害同胞的侵略者。

他明知同為地下黨員的愛人，慘死在偽善的漢奸手中，卻只能強忍悲痛，不動聲色。何主任暴露後，他想方設法取得敵人的信任，用珍貴情報換取戰場生機，用年輕的肩膀，扛起生死責任。他是無數無名者中的一個，默默付出，默默隱藏，不求被銘記，只求家國不再遭塗炭，只求將倭寇逐出華夏大地。

周迅飾演的陳小姐，是另一種沉靜而堅定的力量。她的真實身份是地下交通員，也是何主任的妻子。平日裏，她只是一個尋常女子，可在關鍵時刻，卻果敢沉穩，肩負起傳遞情報的重任。她與丈夫同在一條戰線，卻不能光明相守，只能在暗處彼此照應，於無聲處，堅守職責。

影片中的日軍軍官渡部，冷酷狡詐，是侵略與殘暴的象徵。他代表着侵略者的嗜血與殺戮，雙手沾滿鮮血，最終隨着日本投降走向覆滅。而用一把水果刀結束他生命的，正是地下黨員葉先生。在每一個不甘屈辱的中國人心中，侵略者，必以血來償還。他絕不讓一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侵略者，輕易離開這片被踐踏的土地。

除了幾位主要角色，影片中還有

許多一閃而過的普通人。他們是戰士、是百姓、是不肯低頭的愛國者。他們沒有名字、沒有台詞，甚至沒有清晰的面容，可正是無數這樣的人，撐起了那段苦難深重的歲月。清明，本就是緬懷故人、感念先賢的日子，而他們，大多已長眠，成為先烈。

這些在黑暗中戰鬥、在孤獨中堅守、在犧牲中前行的人，沒有留下名字與影像，甚至無人知曉他們曾經來過，可他們以生命守護家國，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太平。他們也是父母的孩子，嚮往平際，心懷牽掛，卻在民族危亡之際，選擇了孤身潛行。他們，是無名英雄。

如今山河無恙，人間安寧。我們安坐於溫暖的居室，行走在熱鬧街巷，早已難體會當年的腥風血雨。但我們不能忘，今日的平靜與安穩，是無數深入敵營、潛行暗處的無名者，用青春和生命換來的。活着，他們是勇士；逝去，他們是豐碑。他們不曾被史書大寫特寫，卻永遠刻在民族的記憶裏。

又是一年清明，每當望見那些無名烈士碑，我就會想起這部電影。有人在沙場浴血犧牲，有人深入虎穴，以命相搏。在這樣的日子裏重溫《無名》，心底多了幾分深沉的敬意。願我們銘記歷史，珍惜當下，不負那些以生命為後來者鋪路的先烈。

致敬所有在黑暗中守護光明的無名者，願山河永念，英靈不朽。

問路趣事

演藝蝶影 小蝶

與友人們聊天時，提起問路。大家一言一語，原來有很多問路的趣事。

朋友A說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北京天安門觀光，當時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衣着打扮明顯不同。可是，當他在欣賞廣場四周風景時，竟然有內地人上前向他問路。他碰巧知道對方想去的目的地，便給予指示，沒想到此舉竟會連續引來數人請他指引。大抵是這些來自其他省份的遊客在旁看到他用心回覆，認為他是願意幫忙的人。他說：「可是，他們都應該看得出我不是當地人而是遊客，怎會教曉他們到那麼多不同的地方呢？」

朋友B是韓國女性，她說自己也是常常被人問路。倘若發生在韓國，當然不是奇事。「可是，我在印度時也被人問路啊！」令我們捧腹大笑。難道她和問路人身處的地方是否無人煙之地，對方非要問她路不可？

朋友C說他在中環一座大廈前聽到一個女人在他前面「阿叔、阿叔」地喊着。他環顧四周，只有他一人，原來那個女人想向他問路。他說：「她竟然叫只有30多歲的我『阿叔』，我真的想叫她一直往前走，讓她掉進海裏去。」再次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也有一些問路趣事。我在比利時旅行時，人生路不熟，又不懂法語，問路很有困難。幸好我遇上一位很好的比利時女士，即使她不懂英語，也盡最大的努力教我找到目的地。例如她用手指方向，讓我知道是直行和轉左。她做如海浪的動作，告訴我要走進和走出隧道。她又以5隻手指做一閃一閃的動作，讓我知道之後會見到交通燈。她的仁慈令語言變得不再重要了，我們完全可以溝通得到。

另一次，我請一位朋友和他的妻子到郊外一間餐廳吃晚飯。我預早寫給他離開高速公路後在區內的駕駛指引。可是，當晚我在餐廳等了他們1小時仍未

見到他們或收到電話或短訊。我不好意思催促，只好乾等。他們終於到了，原來我以為公路上有清晰指引，所以只給他離開公路後的指示，而沒有提及正確的出口，他因此錯選出口，南轅北轍地到了食肆的另一端。

男性都不喜歡問路或打電話求助，硬要靠自己摸索。於是，他們的車子愈走愈遠，走到荒山郊野去。妻子受不了，索性下車問路。可是，那兒很偏僻，人跡罕至。忽然，有一男子騎着單車經過，妻子鼓起勇氣攔着他問路，沒料到男子竟然喊她「師母」。妻子嚇了一跳，往他的臉看，原來他是丈夫公司的職員。由於他常常受教於我的朋友，所以尊稱後者為師父。巧合的是，他竟然住在附近，沒想到這種或然率少得近乎零的機會也會讓他們碰上。應該是上天不忍見他們徬徨太久或我飢餓太久，特別派遣男子拯救他們到餐館。

這真是「問路奇譚」啊！